



異辭錄卷四

慶郎當國項城遙執朝權與政府沆瀣一氣所不能達者惟善化瞿相一人顧雅濂侍御慨然以疏通自任令善化項城結為異姓兄弟先以項城命請於善化善化以生平未有蘭譜辭而語東海徐相請婉為之復項城聞之曰善化視學河南吾弟取為生員吾何敢然未幾侍御以細故退出察院僉以為誑也

道光乙未以後進士用庶吉士留館日漸其多仕途擁滯常有二十年始開坊者翰苑中人頗以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館以寬大之政無有以知縣歸班者雖在榜



末亦得知縣分省即用 官制至光緒末年而稍稍
雜矣居高位者仍以科甲為多庶常改官無論何處輒
生愛士憐貧之感在猥濫仕途中尤有鶴立雞羣之象
長官一見必加青眼若似乎既成進士縱有殺人之罪
抑亦可以末減也者於是務財好利之士散館之時咸
以末等為樂趨為捷徑往往故為小疵以冀名次落後
既而謀出是途者日多供不應求愈逼愈緊甚至文理
不通詩句出韻以及一切犯規違例污卷曳白之事無
所不為此亦世風日下之證也

日俄戰後和約於日本無利夫人而知之矣當時俄使

維德之強項殊非吾國之比維德一聞日本使小村壽太郎有需索之意立與之絕且曰俟汝兵至彼得堡再作此請未晚也汝令乃以戰勝國自居耶小村壽太郎曰然則孰為戰勝國維德曰無之惟其無戰敗國是以無戰勝國小村竟無如之何

癸卯日俄之役項城厲兵秣馬名為中立陰以助日是時北洋陸軍為三鎮鎮統三人曰段祺瑞曰段芝貴曰王士珍或問將才曰段祺瑞如何曰狀貌善也平時無多語氣度亦不惡但

辨別事理之功未必精

密問段芝貴曰奔走疏附而已問王士珍曰為人精細

處事有條理然不可以為大將帥一鎮以出其不能馭
矣

善化於先文莊始終契合每見親友必問起居且聳息
求教合肥相國昭雪川案初以為寒暄而已及秉政示
意於江督建德周公具述文莊清風亮節內外共知得
重臣一言宜可開復建德以措辭為難擬助賑捐二千
兩較易著筆往復通函中而文莊即世建德請卹疏云
功業與劉銘傳相等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則又過之
疏上之日家式甫適在軍機處值班善化命查壯肅舊
案持以上定興鹿相見之曰否否廢員焉可比擬式甫

對曰教案非上意也蒙古榮相曰曷不查潘鼎新案式甫曰此失守鎮南關處分非其倫也及恩詔下定興猶向善化哂曰乃君之姻也其後善化謂人曰滋軒以南北派別不協華卿之妻叔需次在川而不得志遷怒於督臣致有違言則難乎為疆吏矣

光緒三十二年立憲法改官制設外務吏禮學法度支陸軍農工商民政郵傳理藩十一部漢尚書五人外務部瞿鴻禨吏部鹿傳霖法部戴鴻慈民政部徐世昌郵傳部張百熙也三十三年徐世昌出任東三省總督時在楊翠喜案之後慶邸以父子在朝嫌招忌姑令載振

退移度支部尚書溥頤繼任農工商以鎮國公載澤掌
度支肅親王善耆掌民政使宗親分潤以自謝過而漢
尚書缺無形中遂去其一由五人而減為四人宣統初
元郵傳部陳璧以罪免載洵欲代之而未得幾闕於王
前載溥溥倫毓朗輩亦逐逐思逞或為之謀曰今漢尚
書四人盡去之無以服人曷若圖諸滿缺未幾農工商
部尚書溥頤禮部尚書溥良次第外簡三年內閣成立
設大臣十人外務梁敦彥度支載澤陸軍蔭昌海軍載
洵民政善耆司法紹昌學務唐景崇農工商溥倫郵傳
盛宣懷理藩壽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覺羅一人滿一

人漢三人而蒙古漢軍尚不與焉光緒之末京師諺云
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滿滿排漢至是益信

通商以前戶部以山東司管鹽雲南司管漕廣西司管
錢法貴州司管關既為利藪所在遂稱鹽漕錢關四大
司咸豐軍興漕糧罕至滇銅久絕關稅為洋關所奪於
是滇黔桂俱降為小司而號福建山陝為三大司山者
山東陝者陝西陝西兼轄甘肅及新疆且管宗室及京
官文武俸祿各衙門錢糧各路茶引也福建以兼管順
天直隸錢糧也江浙既平漕運稍興雲南司官吏復勃
然起於是稱山陝雲福四大司丙午立憲盡改官制戶

部改度支部以賦稅名目分司而舊法蕩然矣
陶齋制府自考察政治歸氣概之盛不可以一世視政
府諸公蔑如也謂善化曰公宜專心於政府舉我為外
部尚書以自代善化笑而謝之授兩江總督諭迅即就
任或問其行期則對曰余必遵諭旨中一迅字其實不
然慈聖春秋高當國久唯其言而莫之敢違自天子至
於羣臣均以其一人之愛憎為榮辱視其一時之喜怒
為進止陶齋恃有內援故不欲外值憲法議起與項城
同在都城會定官制互相標榜正當有為之際何肯輕
於離京值言路彈章相繼不絕項城既絀陶齋始敗興

而去宣統初元調補直隸總督入覲過天津語署任那相曰吾舉子以自代何如那相知其意笑曰公入政府長外部余得以北洋大臣將養病軀稽首謝矣時人言籍籍謂其將入樞府者甚衆至京見世相世相徑告之曰無稽之談不可聽公速赴任可耳乃大沮喪既而怒政府之不已援獻策攝政王廣開幕府招致賢才朝夕與處陰以奪樞臣之權慶邸輩怨之益甚照像業發交部議處陶齋與總管太監小張德本為舊友適同在東陵差因有前事屈意相求至于長跪為壽貝勒所見又乞哀請為緩頰以為布置周妥在議處中仍請訓出京

若無所事吏部即於是日奏上請予褫職攝政王尚無惡於彼頗欲全之問諸樞臣莫有為之言者王猶豫良久曰隆裕太后怒之甚謂孝欽皇太后若在誰敢然者直令人不敢置對卒從部議

兩宮西狩岑雲階制府為陝布政以師勤王扈蹕入陝至山林險阻輒下騎身衛鑿輿以行夕則披裘卧於行宮外舍慈眷頗隆擢撫山西移督兩廣朝廷倚之以鎮南服拳匪之亂兩宮倉卒啟蹕長白榮文忠猝不及扈從慈聖於途中見武衛軍潰狀怒曰恨行時未殺榮祿項城時為東撫於亂軍中迹文忠所在資助以往西安

且百計經營為解深宮之愠及文忠秉政項城任直督
內外允協文忠卒慶邸代之時慈聖春秋高恣為娛樂
好貢獻慶邸宗支稍遠恃其嬭女四格格者供奉內廷
以固其寵歲費巨億竭其祿俸所入兼廣納貨賄猶乏
於用項城乘間與之交結月有貢品至京珍寶竒巧盈
於慈寧宮門內外咸受導行錢譽聲日起朝廷大政咨
而後行任用之專比於往日勲舊項城大練六軍取朝
旨使各省助餉攘招商電報兩局於武進盛侍郎之手
以利交通收永平七屬鹽利於官設天津銀號試行公
債以通有無挾勢斂財因財助勢名震中外時樞府六

人自慶邸而下定興善化皆先進蒙古榮尚書入樞廷
得項城力長白鐵尚書以練兵處舊屬而躋顯貴慮變
常有同異東海徐尚書舊為項城掾因汲引以升諸公
畏人言亦稍自別時北洋威力日逼樞臣無能與抗疆
吏中惟西林在粵有重望與項城埒粵中多盜治以重
典彈劾不職動輒數十人之多人人畏懼粵海關書吏
周某賂慶邸得使節立捕治寘法同時拜疏請重樞臣
之祿以愧之時慶袁相比惟憂西林為梗政府諸公處
覆巢之下轉危為安亦惟西林是冀臨桂于晦若侍郎
入都議憲政見善化以意私焉善化欣然從之西林以

密電書本為贈二人之交自此始會議憲政輿情不協
南城言路彈章相繼不絕項城稍紕官制改革之後樞
廷惟留慶邸善化二人項城見之益有協以謀我之懼
自請開去八項差使居恒不樂經冬足不下樓亦不見
客時東三省事益迫楊杏城侍郎說之往東項城心頗
動適慶邸疾求醫於北洋項城使段香巖統制偕醫往
日伺於邸側於是慶衰交益加密項城意變西林雖至
無能為矣

趙爾巽為東督攝乎日俄之間無所措手自訴於朝請
簡重臣巡視邊境詔使振貝子暨東海徐尚書往及歸

過津見項城項城先宴兩使於中州會館循舊例殊無足觀道府而下繼設宴款待諸隨員仍於中州會館筵席戲曲均後來居上主賓正歡樂間忽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望之項城當先次東海次振貝子主人中之段芝貴招待入席俄頃間女伶楊翠喜出演備極妖冶合坐為之注目而貝子心曠神怡不覺手為之拍板旬日間翠喜不出演京津轟傳已嫁某貴人矣又久之東海受命為東三省總督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近代以來道員擢任封疆者殊不多見頗疑為賄得未幾翠喜之事漸聞於外乃知以色進也先是西林以粵漢鐵路事

操切幾激大變移督四川請覲不許至滬託病逗留久
不赴任聞朝中多故聲言之蜀及潯舍舟登陸作匡廬
之游即於其間具疏請覲由鐵路疾趨至京時監察御
史趙啟霖趙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諫著稱夙標清流之
目皆協以謀當軸聞西林至啟霖迎至保定計議既定
西林宮門請安初次召見即調補郵傳部尚書留京內
用連日奏對盡發慶振父子之覆啟霖旋揭奏翠喜事
慈聖乃嚴責慶邸納賄內閣侍讀潤泰因事過乾清宮
遠聞御音悲厲蓋幾於垂涕泣而道之矣及翠喜案上
慈意滋為不悅命醇王及壽州孫相查辦凡依草附木

者有冰山將倒之勢項城在津聞報大驚立召楊以德
至今於一日夜出翠喜於慶邸以德素有幹才遂至京
以騾車挾翠喜出城是夜行百里至黃村乘次日京奉
車至津項城先使人利誘勢怵鹽商王竹賢令自承為
翠喜夫婿遂以予之贓證於是乎滅迹時長白世伯軒
相國在滿人中素著忠悃而與慶近且都中輿情以為
袁絀而岑用一也徒苦老慶於滿人無利適慈聖往淀
園過萬壽寺稍憩召世相獨對世相殊不為左右袒微
露慶岑夙有嫌怨慈意稍為之解四格格更朝夕為其
父兄泣陳寃屈且曰奴忝於母家雖一履一襪皆兄予

資令復何恃四格格為慈寧弄物尤動上聽查辦大臣
醕邸孫相重臣也諸王府第聲息相通豈有不知振貝
子納妓之事奉詔之日王指詔末水落石出四字語孫
相曰聖意在此既見世相世相曰此何事也而可輕發
語耶王年幼諸事宜諉諸壽州庶慎已免咎孫相之年
事老矣畢世在京久直毓慶宮於宮庭知之頗悉戊戌
之歲曾以進呈校邠廬抗議一書幾被其禍旋乞骸骨
洎兩宮西狩獻易位計者均得罪慈聖漸悟其離間待
上稍寬復召用孫相回鑿以後以慶袁相比梗於其中
兩宮意見未全泯也袁岑爭權羣矢集於慶振父子至

揭其狎褻之罪慈聖命上母弟及師傅往察其情悔禍之意益顯然聞孫相曰政局視吾一舉足為重輕此外人無知之言也吾一言一動影響皇上安危甚鉅每念及戰戰兢兢之不暇豈敢稍涉疏忽今日之事懲治慶邸園禁其子博輿論之歡欣鼓舞固自易易然慶邸親臣也非常熟比無辭可令出京過年節吉日遞如意蒙召見與在位者同甚或仍准內廷行走而四格格朝夕在太后側如故項城在北洋如故時時能為慶邸作捲土重來之計且乘間媒孽吾輩以去其毒何以禦之吾老何足惜但不能為已市直而為上樹怨且今之與項

城為敵者未必能制其死命懼無以持其後即使得志亦將順焉矣耳安見其天忠於上勸母以慈勸子以孝如古人之所為乎當時朝中黨派情勢孫相之言洞若觀火馬嗣派內閣侍讀潤泰往津調取王竹賢楊翠喜口供覆奏查無實據其事乃畢京曹通例部屬文稿堂上多因仍不改然部員仰體堂上之意亦容有之後二年孫相查陳雨蒼案調用隨員仍內閣侍讀中書之類且多查辦楊案之人而調取各部案卷互證參稽一一舉其左證毋稍寬貸乃知翠喜之事非不能查實而別有用意也

慶邸勢利之交金錢作用夫人而知之託活洛氏陶齋制府於無意中與壽州孫文正語時為慶邸憂貧言王府費用每年輒三十餘萬雖有祿俸養廉相差甚鉅云邸中用度不足咸知取諸北洋然究於何項開支何人過付無人能測也按新軍擴張至六鎮隸於練兵處慶邸領之一切賄賂之妙用悉具於此六鎮每月皆有截曠之餉不下三四萬項城悉輦以獻慶邸僅以夾單上陳如各營官之於統將也無文件為據無案牘可稽知者絕少故屢經言官指摘無從查察自新官制行直隸省僅二四兩鎮餘四鎮悉隸陸軍部鐵寶臣尚書為政

仍效項城所為斯時尚書進而項城絀幾往東三省蓋
有由也及鳳禹門將軍為四鎮軍統並操兵餉之權繼
續前事於是尚書權力日衰而將軍又襲前人衣鉢焜
耀一時在慶邸初無成見終始為一利字而已聞翠喜
案中慈聖面責之曰汝為財耳國亡財於何有大哉王
言惜未能發其聲而振其贖悲夫

慶邸當國時京津道上有赫赫紅人曰董柳莊者名遇
春相傳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門役老董之子世襲其事
無案可考莫知其詳也時遇春甚顯奔走於勢要之門
善於迎合諸貴人之意為廣交要路動以萬計因之連

捐帶保至直隸省候補道一時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陞任而日進不已者有不論階級而速化者有以廢員而破格起用者皆緣之以進聞一次納費多至十數萬少則數萬其陸續費用亦至十數萬數萬不等其他萬千以下之數道府以下之官更僕難數遇春以此博得慶邸歡心愛之重之在其他親友之上偶聞遇春言慶府事較為詳細特是遇春非讀書人語無倫次必以意會之光緒三十三年西林馳入京覲見彈劾慶邸邸鬱鬱不得志有慰之者輒歎曰今關情於余者惟楊杏城董柳莊耳楊侍郎聞之報報然有愧色曰

余與董柳莊等耶遇春曾得罪於項城故雖具此神通不能得志相傳項城微時與遇春約為兄弟偶值走時尚賴其資助戊戌八月項城護理北洋大臣詔下遇春方飲於侯家后妓院中間有是命大喜曰是我兄也又嘗假我銀百金其隔座中聚飲者有項城中表劉燕年提軍在焉以告項城項城惡其妄言褻威如陳王之於傭耕故人銜之甚至武衛五軍成立保案聶軍奏保遇春以直隸州知州候補項城附片劾其身家不清現充號房號房者即門役也榮文忠在樞府面奏號房董某非遇春袁世凱誤也附片遂留中項城益驚歎其能力

之大不說愈甚而無如何也其後項城權重時扼抑之使不得進故遇春落拓如舊惟怨當時權要曾由彼進身者既貴之後不為己援而不知其終身否運由於一時酒後之狂言也

相傳陳友諒敗亡其客渡海越遼陽至長白山麓寓一頭人家報仇之志久而彌堅時明運甚盛無如之何也客善青烏之術惟日游原野以待事機暇則察視地脉聊以自娛而已居處多年與主人家庭漸相習燕俗重義氣見五代史高行周傳非惟燕人也愈北而俗愈古蓋其地土厚水深人情敦厚篤於友誼主人視客如兄

弟骨肉始終恩禮如一客老且死謂主人曰感君厚德
常欲圖報孑然一身吾何所有惟得吉壤一穴有三百
年帝王氣運敢以贈君他日得志勿忘明恨云此事傳
之悠遠雖無確據丁未以後滿洲改為行省游宦者日
漸其多歸而言其風土人情僉謂其人善與人交殊無
滿漢之見至今猶然吾鄉涇縣翟氏先世即陳友諒臣
下友諒兵敗國滅餘衆効忠不去擁其宗裔遁至河南
先汝之間嗣以生息繁衍分一支入皖渡江而南居涇
縣其先河南總部猶寄供養之費繼而居涇之人讀書
入泮甘食明祿遂絕不通載在翟氏宗譜翟展成孝廉

身 卷四
言之頗詳觀於此而知陳氏覆亡人心未去遼東孤客
理固宜然客姓氏不傳毅勇之忱較之田橫島中五百
人一死塞責者難易相去奚啻倍蓰以視子房仕漢其
志報韓何以加諸

勅治權貴効命疆場皆美名也而莫難於一死梅村詞
曰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便一錢不值何須說遙
想明末刳腸決腹諸君子前仆後繼死亡枕藉士氣不
其壯與至近年誅姦與盡節可謂別開生面當時參李
文忠幾等於嚴嵩魏忠賢然具疏者備受無知輿論之
贊許而無纖芥之禍事過境遷或更擢用辛亥鼎革先

朝遺老不肯屈節避居夷場輒以

否則

仍不失祿足代耕之樂梁

星海方伯以妄論法越事嚴議降五級調用及鑾輿西幸由武昌府升安襄鄖荆道未幾陳臬開藩又得罪慶袁而投劾去國變之後南北奔走以張少軒之薦繼陸文端值毓慶宮授太保使楊左諸君子地下有知當有實命不同之感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可謂直言極諫者戒光宣之際臺諫中江春霖趙秉麟趙啟霖以彈劾不避權貴著聞於時然皆有背影

仕民國為肅

政史姑無論名節即以其生平彈劾慶袁章十餘上國
變之後乃甘為之臣將往時談忠說孝面目一掃而空
亦孔醜矣項城不念舊惡寬予擢用而於條陳外部事
宜隱改善化之李灼華以暗通報館為名明改善化之
憚毓鼎悉置不用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
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兩妻者死挑者娶妻
仍擇長者取其能詈人也項城用人蓋用挑者選婦之
法但定情之夕昔以死爭者今以身許殊難為情耳
趙秉麟趙啟霖江春霖三人在臺諫中非特同志也而
且同謀楊翠喜案雖啟霖發難因是左遷 具疏爭

論謂己本有是意而未及上章是自承為黨也孫相查辦不滿其意固無待言未幾孫相輿從遇

於正陽

門洞轂擊肩摩之地騎者先導指揮途眾令輿得過

之父與孫相己未會榜同年進士

其年家子也

遽來書云遇公於正陽門下車為廝役所鞭者再不意
年伯素性和平而下人橫暴如此伏思相公之體制雖
極尊嚴而御史之法驄亦何容鞭辱云孫相得書亟往
詣

避不見孫相曰吾為謝罪來也主人雖不

在室胡可徑去下車登堂向上行一跪三叩禮而歸俄
頃間 即來亦下車登堂行禮不見主人而還京中

頗有知者問 輒諱言之蓋自覺其已甚也孫相騎

士名陳元其後為東海徐相紀綱之僕民國改總統制
東海為國務卿稱相國陳元為傳宣官 適於其時

充肅政史自無有不見相國之理滄桑一變

易為總統大學士軍機大臣易為相國御

史易為肅政史騎士易為承宣官而 如

故陳元之為陳元如故 遇陳元不知若何感想陳

元遇 亦不知若何感想耳

西林於隨蹕之役始識總管李蓮英未幾開府山西移
節兩粵屢叨異數慈眷極隆聲望之美南北相當貢獻

之品絡繹不絕足抗項城皆李總管為之內也滬濱養疾與武進盛杏蓀尚書交一見如故武進喜知名之士文人墨客結習花晨月夕莫不以氣節為談資西林居處稍久遂與俱化頗以名臣自勵入覲至京各宮監欣逢舊雨且患難之交靡不心悅西林視之蔑如也及貢廣西土產狗魚兩宮知為珍味命付庖厨蓮英曰是物鱗類而有獸形恐具烈性不宜聖體命奏諸湖中蓮英曰觀狀頗惡縱入水中魚鼈之屬無噍類矣且恐夜出傷人乃棄之西林於是乎寵衰會粵中輿論與新督周公不協上命復舊任過滬與諸名士交游託疾不行上

海道蔡伯浩觀察得其西法撮景以新會梁啟超舊景相合如一以為逆黨之證進呈御覽遂得罪

攝景之法極其淺近兩片相合尤輕而易舉光緒十年間招商局得旗昌洋行業產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馬建忠總辦局務沈能虎為副建忠甚之密以能虎與妓女合影獻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為罪嗣見能虎僅加斥責而已能虎末秩微員謁見上司殊不敢對文忠既未明言尤難申訴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於其上無不合也時傳為笑柄後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善化罷相林贊虞侍郎有連帶而去之勢上將擇相於

是壽州定興同日召見命長白世相從之入對是日定興奉詔再簡樞臣壽州曰上知我重聽尚未知定興與我同病也自是而後慶邸專權如故南皮內用猶無能為逞論其他定興旅進旅退雖隨班而上於事一無所聞下直後輒向軍機章京詢問本日例行公事猶得一知半解至於密勿不能參預自不待言此老以倔强著聞而衰齡

林贊虞侍郎為諫官時以風骨著非清流諸君子徒託空言之比善化相國少年科第以經濟文章自負與侍

郎素相欽重庚子回鑾之後善化入相時侍郎洵升專
閫內外尤相契合官制改革引入樞廷共任艱鉅楊翠
喜案振貝子上疏乞去中有一聯用上諭中水落石出
四字嵌入句中云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
厚天高跼蹐有難安之隱侍郎讀畢歎曰好文章慶郎
銜之及善化放歸田里詔下侍郎又大詫曰進退大臣
如是之輕率耶召對時力請查辦太后曰查辦若實厥
咎更重是善化去職深宮正有成見不言而喻而侍郎
不知也未幾遂出樞廷任豫撫

京師輿夫四名諺云頭一個洋洋得意第二個不敢洩

氣第三個渾天黑地第四個不知那裏談者比以軍機大臣向例樞臣入直在御案右旁跪其跪墊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對其次則跪處由漸而遠諦聽上諭不能詳悉即有陳奏上亦不能盡聞仍由居首者傳述故樞廷諸臣雖云同時入直然自首座外其餘率非問弗對京諺以輿夫四人狀之情形畢肖

于晦若侍郎久參李文忠幕書牘多出其手清史稿謂奏牘多出其手乃相傳之誤侍郎長於宋人四六因學紀聞論文所舉各條侍郎優為之故文忠謝恩諸奏望而知為所作至論事摺于文忠方以自命何待人為如

有集思廣益之處幕中人材濟濟非止一人豐潤聯姻
後時參末議目中豈復有侍郎在光緒乙未之歲文忠
自馬關歸入閣辦事寄居賢良寺侍郎始為記室之長
是後章疏寥寥無幾出任兩廣侍郎又未從故文忠奏
稿八十卷雖謂其無與于侍郎可也然侍郎散體之文
其揣摩工夫能恰如人意之所甚欲其運用詞藻可以
達人口之所難宣光緒末年侍郎以西林勢敗之故出
使德國充考察憲政大臣無異宋人之遠謫臨行一奏
慶邸讀之稱賞至再南皮素與之善攬言曰此人歸國
何以處之項城以手指地曰莫善於此意謂軍機大臣

也南皮乃不復言

滿洲一足跪之禮名曰請安非真長跪也一膝稍曲而已滿洲人無分男女偶相遇即行之凡內廷行走滿籍大學士以下相遇皆然則不足為榮辱從可知己至卑賤遇尊長則雙膝落地名曰跪安漢京曹相見均長揖外官則自知府以下謁長官均請安謂之行旗禮可也謂之有加禮則未見其然也嘉穀堂集書阿文成公遺事內有一條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歲生馬履泰謁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禮曰吾為郎官時無此禮云是乾嘉時己以是為卑屈相沿至今而其實非也光緒

末年釐定官制不分滿漢於是漢人學旗禮者日多反以請安為時式可知移風易俗未為難事

京官重禮節然禮與諂不同匪惟無諂於同官也亦無諂於長官京曹雖有尚侍無論王公大臣其屬僚除送稿畫諾外鮮有至其宅者粵東陳錦濤以游學生考授編修供職度支部大清銀行其時澤公喜學生頗信任之武進盛尚書以為譯員籌借款遣往歐洲見銀團解釋用途駸駸乎大用矣忽逢辛亥之變錦濤走滬謂人曰滿洲宜亡以少年不經事王公為長官令吾輩口稱章京叩頭請安謔者曰京朝官無是禮也苟非爾自往

口稱章京自往叩頭自往請安誰令爾行家式甫為軍
機處章京時項城入值樞廷式甫持稿往見項城不知
樞垣掌故坐而受之式甫稍退不與項城微詫作聲式
甫更退後項城覺而起自是項城益加重視式甫由幫
領班躋正領班項城之力居多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
威其斯之謂與

職官入朝奏事始不執笏朝珠庶乎近之每掛壹
百零八顆珠上下左右每二十七小珠間一大珠以冊
瑚翡翠為之謂之紅綠佛頭佛頭或即笏頭滿洲制度
無考不可詳也其在胸前者左右小珠三串各十粒男

子二懸之左一懸之右婦人二懸之右一懸之左謂之
記念最初用法殆為以笏記事之意北方土俗近古抑
結繩之類歟俗語謂之三台取美名而吉兆也其在背
下垂者謂之背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觀於此而知國
初入闕悉從明制是荀子法後王之說也章服雖有更
變畧存古意抑孟子法先王之道也蓋兩用之

林贊虞侍郎任豫撫時李季皋侍郎由蘇臬調豫二公
素識同官一省相得益彰各省軍政向來督撫專權兩
司兼督練公所循例署尾而已李侍郎將門之後莫展
其才與項城私函偶言及之弗善所為未幾陸軍部派

員查實林侍郎緣此內調適逢其會林侍郎上章稱許
李侍郎推崇備至一則曰國家柱石之臣再則曰李某
克家令子都人疑焉林侍郎入京李侍郎又有書來極
其撝謙叙述彼此交情謂如父兄之於子弟於項城及
後任吳中丞均有微詞樞臣調停其間將李侍郎調浙
臬而兩解之李侍郎以病辭官留京不行二公素行均
持重無私雖一人急功一人持重性情萬不能合作然
未至於傾軋其所以誤傷者李侍郎之才卓越庸流惟
學不足相濟故兩書之中詞意不無重輕以致於此故
言為心之聲不可不慎也

慈聖晚年不免於寡人好貨而無與於政事項城西林
皆以貢獻互相鬪富因其官高愈增榮幸未必以之登
進也且此端微開於李文忠而張文襄繼之在當日督
撫為見所未見亦非項城西林開其先也辛丑回鑾後
朝廷惟懼外人圖己項城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為倚
恃侯官沈愛蒼中丞時為京兆尹窺知其隱步袁岑後
塵藉交通宮禁之力脅取各省數十年久已停解之順
天固本京餉成兵三營更近在肘腋之間思間項城之
眷卒以職位較卑為所齟而去文忠公子季皋侍郎以
門蔭起家簡浙江按察使入都陞見蒙賞飯是日項城

約之午膳臨時而侍郎以電話辭夕至其宅項城問日間之事侍郎告以故項城大驚曰尊寵極矣漢大臣中惟余與岑春煊受此恩遇問席中見何人侍郎曰派太監伺候項城益訝曰上視子與余輩等耳然終光緒間侍郎並未大顯沈李二公猶曰先澤也壽州孫多祺以道員需次直隸善於觀風望氣交結宦寺求梯榮之路而終窮先是辛丑之歲任河南祥符首縣適兩宮迴蹕奔競之術百出不窮行宮門外趾為之穿一日之間龍光三接時誇於眾傳為笑柄然其後潦倒極矣光緒末年由李總管獻菊花百盆言家貧只此區區之物聊表

忠烟慈顏怡悅賞御書匾額多棋自天津寓所具鼓樂
候於鐵道側迎歸招搖過市慈聖於此類事視為無足
重輕不能由此而獵取爵祿也

帝自西狩以來漸與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懲國家
多難宗社安危惟帝是賴途中調護備極恩勤帝亦服
事惟謹欣欣然有祥和之氣象回鑿之後長白榮文忠
公輔政未幾卒慶邸代之項城西林南北重鎮協力維
新天下稱治民亦勞止迄可小康帝性直率於戊戌之
事頗有遺憾心所不平輒形諸筆墨曰某某可殺類似
宋寧宗皇子竑書彌遠當決配八千里而不知禍作於

肘腋間也讒者果挾以訴於太后宮闈嫌隙復生帝無
尺寸之柄鬱鬱益以致疾禁中事秘京外頗有譌傳至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始以痼病聞於外詔徵四方良醫
時下懸壺之士如陳蓮舫類者貪得御醫之名遠近咸
集麇聚輦下帝沉疴已久易生暴怒醫入請脈不以詳
告令自揣測古法望聞問切四者缺問一門無論何人
均為束手及書脈案稍不對症即弗肯服有時摘其未
符病情之處御筆批出百端詰責批陳蓮舫方云名醫
伎倆不過如此可恨可恨紛糾年餘之久所患益劇雖
日視朝步履非復前狀戊申十月癸丑朔時享太廟遣

恭邸代行禮是日樞臣甫入帝泣云予恐不臘矣為太后子不能奉侍奈何太后安撫之自此乃不早朝帝久病之中忽中止聽政咸知為不祥之兆時政在慈寧人心未甚震異也太后體素康健喜服臧品因以致疾甚劇時慶邸往奉天驗收普陀峪東陵工程未歸兩宮病重樞府諸臣皇皇無以為計二十日慶邸返先與項城計議項城曰吾輩漢臣惟知國賴長君其他非所敢言醢邸曰若仍為臣無不可者不然不敢承僉曰宜入見乃請起太后召見禁地森嚴至是而益密樞臣每人至輒問曰誰歟對曰某乃開一罅內之入旋閉之又一人

至亦如之畢入恭邸尾於後衛士曰未召王拒之於外
太后在寢室稍頽飾倚衾坐見諸臣先問皇帝病况慶
邸對曰疾大漸宜立皇子太后曰先令載灃之子入宮
讀書醇邸辭曰臣之子幼載濤之子長願太后善為計
太后微愠曰汝糊塗此如何時而猶作是言耶立汝之
子為穆宗毅皇帝之嗣汝為攝政王汝雖無才能擇有
才能者為佐勉之毋懈慶邸請兼祧至再不許乃皆退
出及立儲詔下末云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乃太后所未
及知者太后以光緒初年早有成議今上生子為穆宗
之嗣有約在先然樞臣擬兼祧之諭亦合乎禮之變未

為違旨也

太后有私蓄三十萬半在南苑半在大內皆用紅繩束之庚子之歲乘輿播遷輦運不及乃遺之去八國聯軍入都世相時以內大臣居守用日兵為衛洎駕返而無所失慈顏大悅世相以此驟貴孝欽皇太后崩宮監黠者盡其所有以獻孝定皇太后而闖人之勢因此不衰

孝定皇太后旋崩宮禁內事仍為旗員把持

辛亥後大內用度想出于此何時侵蝕始盡亦無可考李蓮英所謂皮硝李也在安得海之後內監權勢莫逾於彼然孝欽太后家法綦嚴惟內務府中司員在其宇

下不能不常與周旋當時大僚幸邀慈眷而交通宮禁
或知之有素外廷諸臣莫得晤其人蓮英從不輕出識
面尤稀顯后晏駕之四年正月火神廟會移於香廠忽
於游人中有人私語曰此李蓮英也視之乃黑醜大漢
適成其為北方之強者而已小張德繼為總管與京朝
官吏時有酬應母壽賀客盈門值驟馬市大街修治道
路為途所必經警吏為之先期竣工猶子某供職軍諮
府已入宦途與張紹軒軍門聯譜隱有亢宗之意清末
風氣人人觀念頗以為軍門之榮親貴王公反介軍門
以結於張德為取悅宮闈之捷徑軍門落職居京以此

之故出為江防軍帥授兩江提軍頗負時望履任之始無貲以往張德之母假以五萬金而後成行燕人重義氣張德一家視軍門如骨肉鼎革之際軍門力守金陵不受各方之搖惑事雖不終東南方鎮未之有也追惟終始之際其情感未嘗不自是而來歐陽公作五代史立宦者傳一門皆取其有關於國事者吾於李蓮英張德竊有感焉

項城以戊戌之變得罪先帝懼禍之及倡為立憲說尊民權重民意俾無故不能誅大臣楊杏城侍郎為之計曰立憲官制各有責任不能兼差公為光桿總督是未

受立憲之益而先受其損矣光桿者俗語他無依附之謂也項城不聽既絀於官制之會知其策不行乃獻交鄰之策陰以樹外援當是時唐少川侍郎主交美梁崧生侍郎主交德唐侍郎聘於美議加兩國使臣之級為大使不得要領而歸日本人忘之有行反間於攝政王之左右者曰日本之至中國也在三日之內美之援中國也在二十日以外夫不憂三日之禍而待二十日之援謀臣失策為不忠度支部尚書澤公以武進盛侍郎為謀臣袁盛之仇固結不解澤公亦不悅於項城所為讒之曰歲費益鉅萬僅得大使之虛名豈計之上者項

城乃被逐於外而遠交之策不行

戊戌常熟放歸是日有旨先令其待於外常熟私忖不
過如甲申之屏出樞廷甚至開去各項差使而已詔下
捧而流涕蓋以師傅之尊等於斥逐不稍予以禮貌誠
出人意外丁未善化放歸適當夏令樞廷諸臣來時稍
早皆釋冠帶室內憇息詔自內下衆方趨視善化學問
本高年力正富略為觀察一覽無餘旋即束帶整冠入
內謝恩趨而出無一語戊申項城放歸是日樞廷散直
攝政王復召世張二相入內出詔旨初更嚴厲世相力
爭僅得開缺回籍項城奉詔面色皆赤強作獍笑云天

恩誠厚時孝欽顯皇后之喪仍在宮中先帝奉移觀德殿項城時為恭辦喪禮大臣之一輪日值宿忽念及此曰今當直奈何世相曰吾為子往項城丰跪謝之乃出為歸計聞其家人恐有後患力勸為外國之行項城意不之動家人長跪許久號泣隨之乃以電話召張鎮芳都轉至京議之為籌貨斧計也談至經夜翼日與乘京奉車至天津都轉在一等車至城站下項城微服在三等車至老龍頭車站下寓利順德飯店使都轉往見直督楊文敬無他意乞資而已都轉尚未言其來意文敬聞項城至大驚曰渠奉旨回籍胡可以來若然必以上

聞都轉不復言而去文敬以告其幕客客或曰雖然必往慰之母令憾我文敬遣其子往而都轉之言已先入矣楊袁由是不睦項城旋得趙智庵楊杏城兩侍郎電話促其速返乃還京就道三公之出樞廷情事相同而處之不同如此

南皮張文襄在京嘗言泗州楊蓮府制府杏城侍郎兄弟非一母所產易實甫在側曰同母兄弟也公胡以決其不然文襄笑曰一龍一豬也或問侍郎曰子孰為龍為豬侍郎曰以南皮目光斷之人果成進士雖殺人亦可以減罪吾兄詞林中人定為龍余定為豬文襄又言

番禺梁彥孫太史與杏城侍郎必感同氣而生疑其相似之甚時尚為詩鐘一日拈得竒態二字五唱黃紹第叔庸得句云弟兄岑氏竒皆好姊妹楊家態並濃南皮大稱賞稱為鐘王其於侍郎無往而不加貶辭諸如此類洎慈聖上賓項城斥去醮王攝政頗倚任南皮為重鐵寶臣尚書長陸軍部與濤貝勒同領禁衛軍深相結納謂濤貝勒曰袁黨之勢已摧若去楊士琦則根株盡絕濤貝勒初出任事不知其為何如人曰誰為楊士琦者余胡不知尚書曰王於觀德殿之下喪服哭靈諸臣之中有大紅鼻子者即是人也時先帝之喪奉移觀德

殿故尚書云然良賚臣統制素仰南皮如泰山北斗言及杏城侍郎輒云大紅鼻子非佳物也

攝政就職慶郎威權大損見項城屏逐知將及己遇事更形退縮宣統年間政局情形極其複雜鐵寶臣尚書喜於軍權在握忽出為江甯將軍世伯軒相國於諸滿人中負一時重望忽與吳郁生同時罷值樞府濤澤參預密勿權在樞臣上傳聞濤將柄政召用袁岑已忽寂然足徵當時起落不定之象慶郎依違其間時或於彼有利二年秋朗貝子與東海入直濤之力也慶郎知朗之易與玩之股掌之上權勢日就恢復又荏苒經年改

慶內閣而後國亡

世伯軒相國索勒豁金氏今之張禹孔光也未嘗篡漢
然王莽之篡實二人陰以縱之索勒豁金未嘗貪橫然
慶邸之作惡實彼有以成之慶將以黷貨敗者屢矣楊
翠喜案幾不免奉查辦詔泣曰臣罪實當誅不實奈何
太后曰言者有罪世相於此際初未嘗為慶陳辨而召
對之時唯唯否否今天顏不覺而為之霽項城放歸田
里慶邸有聯帶去職之象謂世相曰如不用我者宜自
請退毋逆輿情而逐我世相為之緩頰而慶之貪橫得
與國同休其他大政因之遷延不舉者不可勝舉丁巳

近臣中雖知其未可莫不欣喜世相獨不然是真

良賚臣統制與世伯軒相國在晚清可謂第一流人物
世相以巽懦亡國統制清剛適與相反其覆邦家亦與
有勞焉統制以豐沛子孫東游學於日本而歸飽讀兵
書熟諳世變適逢其會夤緣得為濤貝勒幕賓處大有
可為之勢時在光宣末造甯不知巖牆之下舉動皆足
致禍乃一意新法練兵招致非類釀為肘腋之患天之
生才在前數十年則為多隆阿在後數十年則為良弼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軍諮府初名練兵處統制為司長

大紀以寃死也岳鍾琪部下健將紀成斌曹勦輩俱不
得善終湘淮將帥中興之績足與創業比隆賞功亦溥
至亥子之際所用漢將莫不負朝廷殆亦天意與

鎮國將軍載振使英賀愛德華七世加冕禮歸授商部
尚書諸王公艷之僉思作海外之游以獵取高位貝子
溥倫之美觀賽會鎮國公載澤之歐美兩洲考察憲政
貝勒毓朗之廈門招待美艦鎮國將軍載搜之美充一
等參議貝勒載洵載濤之各國考察海陸軍政使節聯
翩不絕於道諸王公年少未學聲色狗馬之外他無所
知舉動皆足以辱國洵貝勒至英倫館於王宮客舍有

食堂各國王公貴人來者皆在馬洵帥其護衛以往護
衛咸北五省籍華人傭於英者惟汽船工役亦以北五
省籍居多護衛引為鄉里食時與俱同席者以為大辱
英倫船廠商人聞吾國海軍大臣至盛席作樂燕之諾
將往矣已而不果校閱師船約以己正逾期而往及至
柏林譽德之強宣言於眾諸多失辭英人憾焉濤貝勒
至英英幾不受適愛德華七世殂強以弔使往許之期
以三日至四日始行諸王在外皆有挾妓之名搜充參
贊尤無忌憚

濤貝勒考察陸軍之役從者皆軍將惟李季景侍郎以

將門之子廁於其間途中聳慙貝勒聯絡邦交以為牽制之計貝勒意動舟過檀香山觀珍珠灣險要防日本也工猶未竣規模之宏遠經營之完美為生平見所未見向所濡染於日本東京學生之言以日本為天下莫強者觀念稍變至舊金山吾國使臣張蔭棠迎而登陸易車之華盛頓車中蔭棠曰王之來也專以軍事與抑朝廷其有本指與貝勒曰無之專以軍事來也蔭棠曰王其秘之與余實為行人胡可以不知曰否其實無也蔭棠曰然則王胡以來昔歲唐紹怡來聘列邦人士好我者喜惡我者懼咸曰其中必有物紹怡返已逾年忽

焉而已四方熒惑已甚而王適至若又無所見而來無所聞而去人其謂我何然則王胡以來皆不應蔭棠曰國家之危將在旦夕以王之尊親使於四方苟利於國觀時而動何等不可者不然亦偽為之庶無貽羞於此貝勒深然之至華盛頓見總統塔夫特於白屋貝勒凡燕宴皆李侍郎相為之通譯白屋者美宮也制度簡略其側有小園賓退主人導之園游及門賓曰昔者聞君宣言列國以敵邑之土地政事權利為不可犯引為己任惠之至也寡君拜君之賜使某私焉塔夫特曰是吾心也是夕宴賓於白屋坐中外部大臣那克斯謂貝勒

曰吾國與中國對立於太平洋東西兩岸中國之無患
吾國亦有利焉反是害亦隨之吾總統自麥金尼羅斯
福以至今之塔夫特莫不以中國之土地政事權利為
不可犯塔夫特曾履中土持之尤力繼之而在位者舍
此莫由也中國之事當王者貴一人有慶兆民賴焉非
若此邦政俗一興一革必每人而悅之也昔大彼得游
學而歸而俄始大以俄俗類於中國君權獨重一正君
而國定也子歸曷不疏請幼主遊學於歐美以為變政
之計各國通例國主之宴非有故席間無頌詞此時賓
主歡甚塔夫特謂那克斯曰吾思今日之樂仍以頌為

佳乃立而言曰祝大清皇帝之無恙也祝其學之日進也祝攝政王之行無不宜也膳畢塔夫特請貝勒入於室塔夫特曰國必自立乃得他人之助苟遇非禮力拒之不敵公論宜為之援若已先與之人誰與爭言竟登樓入室坐而言更述前語又曰國家之強由內治也內政不修何以禦外知其將往歐洲也則曰於子之行求友匪易英之日法之俄皆與國也烏能舍而親子惟德意志尚無他耳貝勒居華盛頓三日相形於人自慚於己頗為發憤曰我之存亡僅於人微有牽掣耳人猶如此我何以堪乃電致攝政王書具述其事請速為計至

英英不禮焉英人以銅官山爭鑛澳門勘界達賴喇嘛
革去封號責難於我如呂相之絕秦適愛德華七世殂
奉朝命以弔使往四日而行至德見德皇威廉二世與
於宰相和魯威之宴外部大臣希音在焉德相與外部
衙署相屬畢士馬克之相德也其子為外部大臣居處
最近朝夕得承其命以是相傳視外部大臣如掾屬時
五月五日也次日出德京往觀各軍視諸險要越四日
在克虜伯廠始得電諭令聘德將練兵於北徼外借美
國資本興農工商業為並交兩國之計乃謀於使臣蔭
昌蔭昌曰昔余東歸德主謂余曰子之國孤立於東吾

國孤立於西安得一日者左提右挈使其勢不孤乎余
歸夫誰與言今有此旨機不可失也朝廷之意借美資
用德將未始非計然用其人多不過數百耳奚足以動
之不如並用兩國之資俾知其利大以悅其心乃使蔭
昌往見希音何魯威而叩其意僉曰可哉問其節目曰
且徐計之求見德主道意則以舊例所無辭福納根漢
者接待官也曾充湖北武備學堂教習時位至正參領
願達意於德皇以電話詢諸侍從武官長次日黎明以
復訊來曰寡君使余從貝勒游於波斯墩行宮李侍郎
及蔭使相貝勒往及門行未數武倏見德皇牽一犬至

若相遇也者。夏福納根漢福納根漢退。又行數武入林中。胡床一。德皇與貝勒並坐其上。李侍郎蔭使左右侍。德皇曰。貝勒之意。予知之矣。明歲使吾子為亞洲之游。乃有條目。今未可也。吾國與中國過遠。今日之事。必與美共之。乃無患。尤其要者。在於內。未有內政不修。而可言外交者也。至奧遂至俄。俄人亦不禮焉。俄皇拒而不見。辭言舟游芬蘭海中。行無定所。固請且私於其近臣。某始得行。一覲禮。駐使薩季謙宴於其館。俄外部大臣伊思渥爾斯克坐與李侍郎相近。問曰。余昔使日本。游北京使館中。遇勳貴李公者。誰與侍郎曰。家伯兄不在。

京仲兄已逝惟余居京與俄館最相習其余也耶伊思
渥爾斯克曰今茲王來惜時之不令未隆禮貌滋以為
歉侍郎曰昔我先公之來也中俄均為與國賓主至懽
今俄友日而疏我理固宜然伊思渥爾斯克曰是誰之
過與我疏爾耶抑爾疏我也侍郎曰始吾以俄為上國
私與訂盟欲以報日也吾國土地許其假道築鐵路為
軍用無所吝惜拳匪之難訂東三省之約苟利於俄吾
無不予也英日之人號呼於側吾不忌也吾之親爾其
誰不知自爾以堂堂大邦敗於蕞爾小國吾失所依而
意有所移焉能責我伊思渥爾斯克曰尚言盟約耶爾

視我如寇仇日俄之役袁世凱公然為日本後援秣馬厲兵張揚於衆為吾之敵幸彼衆僅數萬耳亦幸而知俄之不可終滅耳假使彼擁數十萬之衆且將加兵於我吾不勝其怒而出於是君何責焉侍郎曰以俄之大而敗於日辱莫大焉吾意苟可以報日者宜無不為也五洲各國苟可以同仇於日者宜無不與也任何國焉唯盟之尋無與日本釋怨通好之理胡為反之而與日本協以謀我伊思渥爾斯克曰不然此客氣也非國計也國家之事利則行之何仇怨之有始余使東京獻聯日之策君與相弗善也日俄戰作余罷歸未幾戰敗政

府念前言之驗余進為外務大臣持前說益堅當是時
師徒撓敗杼軸久空生聚教訓非數十年弗克蘇內顧
之不暇焉能謀外既不勝戰焉能不作和計釋日本之
怨與之通好於是外平而內亦成余曰昔中俄親甚英
人慕焉肆其流言於外余昨入公室見英主愛德華七
世畫像懸於壁上而偶像置於案頭英俄相好不言而
喻英之憾俄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近數百年英國文辭
無間出於口著之書登諸報莫不蓄有仇俄之意任何
邦國族類有一語涉於親俄者皆痛詆之不貸牽率天
下言論以從其後而排斥乎異己恨毒固結而不可解

今若此可知人心之怨無不可釋也伊思渥爾斯克曰
我師敗後吾國勲爵銜日至深余驟主聯日之說必不
入耳其策必敗先英而後日乃合二國之成於時奧人
取波黑二州英法二國爭摩洛哥之利不相下牽涉全
歐幾出於戰我軍新衄何以待之與英修好以弭戰禍
而息吾民持之數年國勢復振人心之怨無不可釋者
觀於英俄相親益信如中國親俄即今為之未為晚也
及是時不思補救之策恐他日之事尚不止此耳伊思
渥爾斯克言中已含有庫倫之事矣貝勒歸欲自入政
府而引徐世昌為佐以李侍郎為外務大臣陸徵祥佐

之出世續吳郁生於外朝簡那桐為駐防將軍命曹汝霖使法胡惟德使俄以俄日之爭滿洲也錫良稍弱不足禦侮將設督辦鐵路大臣於盛京假德美二國之資築葫蘆島至愛琿鐵路由張家口經庫倫達恰克圖由汴洛經西安達蘭州橫亘西北起岑春煊為熱河都統起袁世凱為陝甘總督用德將校大練陸軍以固邊圉言於攝政王王始猶聽從世續吳郁生皆罷值良弼獻策於貝勒不遽入政府以毓朗徐世昌嘗試之銳志遂漸消滅良弼本與李侍郎不睦至是意見益深貝勒幕中賓客猶且不和安望平治天下德太子行至新加坡

以鼠疫為辭而返亦知其無所用矣

濤貝勒至柏林觀操武弁劉慶恩墮馬慶恩者湖北武備學生福納根漢之弟子也福納根漢時為接待官欲藏其拙為備車乘歸貝勒惡之良弼曰人有秦馬者使行則行使止則止使速則速使徐則徐唯所用之無不如志謂之人騎馬雖有良馬任性而行周旋不能進退不可謂之馬馱人慶恩非騎馬馬馱慶恩耳奚以責為王之用人騎馬乎抑馬馱人也自是貝勒用人趨於讒諂一派而新學一流亦陰進矣

清末王公當道者惟慶邸用人但知財貨猶不脫本來

來取法鈞衡重任當之無愧然澤公擁有漢冶萍股票其暗號曰如春謂帝澤如春也雖不敢遽定為賄抑無人能斷其非賄矣

炎涼之態世所不免然不如陶齋之甚李李皋侍郎常述其反復以為笑樂光緒三十二年侍郎使於奧陶齋以考察政治之命至方議為慈聖弭謗談笑甚歡忽以奧人供應不周多方責難侍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級而公所奉之命則非也不歡而散侍郎畏其讒先以情上達陶齋歸果有媒孽那相笑曰休矣已為被告而猶不知耶乃大沮喪不復言次年侍郎簡蘇臬致書陶齋

時為江督久置不答侍郎陞辭據實上聞且述前隙慈
聖曰彼惡敢然次日奉旨調豫臬旋得陶齋賀電自是
數日一訊屬託其弟端錦端錦者河南候補直隸州充
陝州鹽釐局總辦通省第一差也丁嗣母憂求許奪情
陶齋書言頻年虧累賴弟鹽局歲助八千既知其事不
行猶請緩三月離差卑鄙不堪言狀直至其弟去而止
是後音問又絕宣統初元侍郎間居京師輒攜二妓至
御河橋旅店小飲即都人所云六國飯店也時倫貝子
猶未得志輒來聚飲興盡即去不相邀亦不相送也一
日貝子引陶齋入略一周旋若相識若不相識者次年

侍郎從濤貝勒考察軍事歸一夕貝勒由電話中言端
四求見俄頃即至嗣後數日必一來食云則食坐云則
坐如晉平公之於亥唐是歲九月粵督袁海觀制軍將
告歸謀缺者衆陶齋忽邀侍郎夜飲賓主二人而已膳
畢盡出所藏四王吳惲名蹟互相鑒賞侍郎曰此誠美
矣猶不若余藏廉州冊為盡美陶齋曰猶有佳者昨觀
公齋非缺煙客一家耶出煙客畫軸懸之於壁相繼而
上於俄頃間而太常之畫滿壁陶齋曰公擇其尤者當
舉以相贈侍郎笑曰三日中粵督必簡人往俟公失鹿
之後如有所賜必拜登陶齋漸而止三年陶齋卒以重

顛得以侍郎候補督辦鐵路時侍郎長兄伯行方為郵傳部侍郎用兄弟二人名公餞之陶齋不允亦不辭署於簡端曰無暇翌日送振貝子至英與過於東車站侍郎擲揄之曰公平日為吾食客不速而來者屢矣聞余宴客而自至者亦屢矣今以侍郎候補固無以加於我也胡為乎若是時送客者衆咸問其故侍郎具述簡端批語陶齋笑謝曰是日適有倫貝子之約然則公仍賜食否於時倫亦在側遂合為一局而餞之

九州故壤疑皆蠻族舊居其強盛之故始於異類之入主舜東夷文王西夷鑽研故籍猶可得其侵陵兼併跡

象所謂揖讓征誅者特古史文飾之辭耳胡羯氏羌鮮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據有中土南面御下至今除蒙古尚有遺族外其餘諸國皆盡其所有而俱來未幾即與之俱盡而不復見茫茫禹域真亡國滅種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諸巨量譬如一杯水對一車薪之火不特水不勝火而火猶將勝水其勢然也清自滿洲崛起君臨天下悉主悉臣鑒於前代之事滿人不求文學惟重騎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諸險要畫地而居不與居民雜處不與漢人聯姻備之未嘗不周然二百年間滿人悉歸化於漢俗數百萬之眾僉為變相之漢人

並其文字語言為立國之精神雖俄於波蘭英於印度法於安南百計摧殘而不能去者滿洲人乃自棄之皇帝典學尚知國語餘則自王公大臣以下僉不知其為何物矣清末滿大臣帶領引見太后前則易皇帝前則難以太后不通國語也宣統三年伊克坦入直主重國書未可謂為識時務者蓋已晚矣

遼金元清四代起於北荒有語言而無文字彼中哲人仿梵經之法造為字紐聲母及合聲之法以成一朝文化誠為有益無損若本有文字而憚其難讀欲廢彼取此是猶苦衣冠之繁重而欲反於裸體惡宮室之造作

而欲復歸於巢穴也果如所言試設身以想則中國文字與西南蠻族奚異王小航自日本歸造官語字母為欺人之計猶可說也

尚知禮教乃立簡字學堂

誠不知是何居心矣

選資政院議員與東西洋歸

國學生爭論無夫姦法律甚力是時淫風流行廉恥道喪僅爭末節何濟於事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沈子培方伯以提學使調署皖藩履任之始正值項城退歸林下視皖撫甯州朱經田中丞茂如也督撫年終密考為司道黜陟之機光宣末造雖稍疏忽而大體弗

改撫藩交惡以是方伯終不即真未幾張文襄逝世內
援既斷益覺吾道之孤方伯自此終年請假不履撫署
而其他酬應如故楊杏城侍郎出任南京博覽會審查
總長路過安慶方伯特為出城往晤尤足以驚俗眼而
啟羣疑未幾卒自請解職去二公負氣各不相下君子
之過其是非得失未易判也能成基兵變攻城二公在
圍中同心協守及變兵敗退遣散時乞入城購物中丞
拒之方伯曰兒輩敢為非耶中丞曰縱之至內且惡作
劇卒不許論者謂方伯頗漸染於近代學說臨事之時
未若風塵俗吏之能斷觀於辛亥長沙一役可以鑒矣

鼎革以還中丞復出任為直隸都督

然

李陵曾言身之不死將有為也陵後無所表見中丞仕
民國為直隸督軍宣統復位敵氛匿津祖界謀為不利
中丞偵知之遣邏卒伏其屋側將擒而治之且制止不
使通電綢繆牖戶不遺餘力適政府以張少軒兼直督
移中丞入京為民政部尚書奪其權於是縱敵生患事
遂不可為其後敵軍露布聲中丞之罪云幾為所制而
中丞之心事見矣方伯先入都輒大言曰今後毋談光
宣往事為也宜取法雍乾嚴明政體及敗南歸慰同儕
曰何氣餒之有今科不中下科再來方伯之志始終不

撓其列科宜在言語文學之間論事功則遜中丞甚遠不能以成敗論也昔許涵度護川督馮蒿菴居其屬下頗受窘辱定興在樞府談川事心為不平曰許涵度市井耳夢華書生焉能與接慶邸時坐室中閱文牘若聞之若弗聞也者僂言曰市井猶能治事書生何所用之後之史官如作中丞方伯列傳老慶之言不可以人廢也

明太祖初從郭子興馬皇后為子興養女明得天下猶奉祀弗衰不以為辱也亦不聞太祖以是之故在郭軍中為人所輕也黔寧王為明太祖養子分封南服與國

同休未為下也

即真為慶邸乾女婿朱綸

即真為載振乾兒論其先世闊閱互通親好未出情理之外而况事涉渺茫乎江侍御聞

之將入樞

廷寧州中丞繼直督欲阻之而計無所施急而出下策舉此二者以劾慶邸迫脅政府不得不為之中止犯上為作亂之萌於此可見國勢之衰弱而將亡曖昧之言竟形章奏於此亦可見中國之污點而類此之事如李伯行之為倭主甥婿康有為之進媚藥在今日聞者當為失笑而當日言之鑿鑿雖知其謬而莫敢為之辨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乃凶兆也然侍御以是左遷告歸遂

不復出為清末侍御中第一完人未始非福

軍機大臣無一定之缺以四人為常創立於雍正七年
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馬爾錫本只四人近世能記憶
者法越戰役之後禮親王額勒和布張之萬許庚身孫
毓汶五人為最久十九年許庚身卒徐用儀以吏部侍
郎學習行走仍為五人日韓事起恭親王戶部尚書翁
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候補侍郎剛毅禮部左侍郎錢
應溥相繼入直同時九人之多而舊人陸續皆出樞府
中例有一名位居末者鈔錄祕密文件京語所云摩棹
子者徐錢二公即其人也刑部尚書廖壽恒禮部尚書

啟秀繼錢後亦與斯選太后復訓政大學士榮祿協辦
王文韶刑部尚書趙舒翹入直仍留禮王領班西安行
在惟榮王趙三公隨往趙既得罪鹿傳霖以候補尚書
入瞿鴻禨以工部尚書入復為四人迴鑿之後年餘榮
祿薨慶親王奉命入時仍四人日俄事起王文韶出蒙
古榮慶以禮部尚書入又次年天津徐世昌以候補內
閣學士入長白鐵良以戶部侍郎入至是凡六人迨三
十二年官制改革軍機處定為實缺慶親王瞿鴻禨同
奉硃諭仍為軍機大臣更以長白大學士世續及閩縣
林紹年由廣西巡撫以侍郎用同入至是復為四人次

年瞿林相繼出醮親王入鹿傳霖復入張之洞袁世凱
又同入兩宮上賓醮王攝政袁世凱出那桐以大學士
入宣統初元張之洞薨戴鴻慈以法部尚書入二年戴
鹿相繼卒貝勒毓朗內閣學士吳郁生入未幾吳出大
學士徐世昌復入仍為四人次年廢軍機處而國旋亡
光緒二十七年廢大阿哥溥儀其時醮王已聘定故侯
熙元之女慈聖不許特指大學士榮祿女與王為婚冊
封福晉意中已有立儲之事矣王在邸方倚福晉以自
結於上敬而畏之兩宮龍馭上賓王攝政福晉勢益張
頗以簠簋不飭聞於外宣統三年夏五貝勒載濤演劇

於邸中以自壽王生母太福晉並諸王公皆往福晉方
有娠弗與馬微服入市觀劇且飲於肆而返或奔告王
王大怒馳歸責之夫妻反目太福晉亦不能制次日王
怒不息出乘車擊窗窗折至海子乘船擊几几又折是
日臣僚章奏多被嚴斥輒批云著不准行京師傳為笑
柄謂王猶是對福晉口吻也

宣統之世武進結於澤公運籌帷幄之中聲勢煊赫授
郵傳部尚書與聞國政平生志得意滿之秋莫逾於此
當時路政紛歧莫可究詰粵路收股及半而造路無多
悉資浪用川湘兩省田租入股等於加賦集貲億萬權

操諸三數鉅紳之手頗有人言武進於是主張鐵路幹
歸國有枝任民為盡塞以前弊竇然未審歷年禍患潛
伏之深彼人死命必爭之處川亂以成鄂變隨起而事
遂不可為矣創議之時項城時在彰德聞之矍然曰不
意杏蓀魄力之大若此余久有此意而未之能行也然
則英雄成敗殆有幸有不幸耶

湖廣總督瑞澂滿人中之健者也以蘇松太道陳臬開
藩皆未赴任而辦清鄉袁海觀制軍督粵入覲見項城
項城曰莘如胡久不履新制軍曰殆不欲再坐官廳上
手版矣項城曰胡能盡如彼意制軍曰彼心目中未必

有政府在也項城頗妬及晉撫恩壽罷內意已定瑞澂
樞臣薦寶鋆慈聖不悅曰予用一人爾何靳焉項城僥
言山西方有事撫臣為一省首領遠調需時誰負其責
寶鋆升任駕輕就熟較易為理上意重用瑞澂何處不
可者奚拘於一地因之瑞澂沉滯年餘始簡蘇撫時陸
文節鍾琦為布政使瑞澂謂之造糞機器傳為笑柄移
督湖廣自司道以下盡以其所愛易其所不愛湘撫忤
其意密舉余壽平中丞代之是年蜀中民變中丞未奉
其命遽以師往援瑞澂歎曰廝養之卒使持手版迎客
則舉措皆失其度今而知司使之賢者固未可專方面

也驕妄類如此及武昌 瑞澂倉皇出走登楚豫師

船匿於江中城內軍士尚未盡叛與變兵相持一日夜
聞總督遁乃降大軍北下互戰方酣瑞澂登輪遁至九
江於是全國瓦解

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漢 翌日聞

於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見環求起用袁世凱王
不許庚申辛酉宮門抄言官有三數封奏留中不發意
亦為是請也壬戌忌辰也鎮國公載澤與慶邸遇於壽
皇殿之院下澤曰姪意須項城一出慶曰屢言之而王
不聽奈何澤曰姪請獨對力爭之出曰王許我矣命勿

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未幾王果召慶入下
詔起用袁世凱慶出復召澤入慶輩不知所以坐於直
廬以待澤出宣王之後命曰使朝臣中與項城習者齎
詔前往促之速來善為我辭焉勿介意於舊事也遂令
阮忠樞往彰德及歸要約多端王悉曲從朝廷之情見
勢絀於是畢現

澤公先與項城不諧自鹽政改革長蘆鹽運使張馨庵
都轉時有獻替大得其寵積漸疏通意見其間已早融
洽亂作都轉往來於京津之間澤公因有起用項城之
議其事雖不可知其跡已畧可尋矣武進為澤公謀主

當此之時若似乎不聞不見然於起用項城之事亦大有力焉鼎革後武進致書孫慕韓中丞使密陳當日之事為示好之意項城曰彼與我角力有年矣今尚有覘面目作此言耶中丞失色而退蓋武進初意欲亂事即平漢治萍不至受損不知並宗社而亡之也洎乎國破家亡求保區區資財為捲土重來之計仍遭呵辱是豈彼所能料及哉

張文襄有舊將二人一曰張彪一曰吳元凱相傳文襄有使女嫁為彪妻稱了姑爺閨闈之事人莫能詳世俗獯薄既隱善而揚惡抑作偽以為真不足論也元凱為

先文莊舊部吳武壯薦之往練兵用湘淮紀律彪迎上
意仿西法故凱字營日削而新軍日盛光緒末造湖北
新舊兩派競爭頗烈舊軍抑制已久有爆發之勢元凱
力遏始已卒以時尚所趨舊軍裁撤罄盡悉歸新制北
洋拓張六師威權甚震湖北一鎮一協兵數雖遜而精
過之秋操之典再舉評者曰北軍由淮軍變化而成皆
百練之卒以勇氣勝鄂軍自鄉校選出具普通知識見
長官訓令能自錄出以學問勝然下級軍校少年盛氣
識力未足

辛亥

擁

彪為主彪曰殺我者甯就戮不然釋我

以禮送彪

過江覓得黎元洪而立之彪至漢口集殘卒會防營招
水師上岸帥師不足三千人扼大智門外京漢車站而
守 由漢陽奪取漢口連得三鎮器精眾整兵數一
倍勇氣十倍直前搏鬪彪恥失武昌戰頗力相持稍久
援師不至遂敗朝廷亦不復用先是蜀中有事命端方
為督辦率鄂軍一混成旅入川平亂中途聞鄂事兵變
端方被害餘眾乃返文襄練兵廿載至是成為

方事之殷也為新內閣謀者曰西人心目中凡國家之
興皆起於亂黨成事即為國家故亂勢一成彼視與國
家相等洪楊之役金陵未復之先彼稱述忠侍二王儼

然敵國不甯唯是南北美之戰勝負未決之時在彼族亦無別也今武漢

難保無蔓延之勢年

少學生潛伏其中咸習於西人俗尚或投其所好用新建邦之名布告各國令守中立約定從前所訂條約繼續有效將何求而不得吾於起事之始先請於列強將庚子賠款逾期一年而加息焉幣制借款早經借定先假五百萬以應用措詞頗易計息歲不足百萬為財政計亦未為失也且挾西人之資二千餘萬入我此次戰費之中而彼初未之覺俟亂黨布告各國不認八月十九以後吾國之約則此約明明在後功效乃大著戰而

捷必加息以償戰而不捷匪惟無利即母金亦有礙焉
西人懼於我之敗能不助我乎縱不我助必不至為患
所以樹我之黨而破敵之計也閣議以聞於慶邸而從
之使胡馨吾往教之言曰吾國賠款仰給於關稅漢口
一關其尤著焉者也不幸有亂不能如期而至請遲以
期年幣制借款現在銀行尚未動用請移緩濟急何如
皆對曰諾惟吾無所據以報吾國乞以紅封來紅封者
外部與使署通信之名也既而英美復訊先至允緩收
庚款而以幣款委諸承借銀行云閣臣皆喜謂庚款者
彼官款也幣款者彼商款也官款列於預算彼猶以為

可則商款之債票屆時付息不致失信宜無不可矣英
美皆有勢既已應諾其他宜無不諾矣澤公不許曰不
可以失信於外人且吾國之力可任也乃復使胡馨吾
至各館索紅封未幾 照會各國領事請守中立事
成之後以前之約待之如初惟八月十九日以後之約
概不承認云各國使臣咸謂舉動依乎禮法而外交目
光為之轉移於不覺焉

灤州事起軍諮大臣載濤中夜召李李皋侍郎至其宅
示以張紹曾電奏曰事急矣子曷為我至彰德見項城
使呂紹曾而殺之對曰紹曾方握眾為亂焉必其奉世

凱之命而即往今日世變非常人懷巨測朝命之不能行於世凱猶世凱之命不能行於紹曾也乞以符予我明日馳至天津使張懷芝往代將其衆王請於上以詔諭紹曾且召之入朝議事候其至而斬之濤曰灤事方有變易將可乎對曰往日一帑之書雖據數千里之地擁數十萬之衆孰不俯首帖服灤軍之變倡之者料不過十數人耳首鼠者必據其半矧其士卒尚有強半不知者耶見新師之至趨迎不暇何敢相拒因而誅其反側安其餘衆少時即定懷芝宿將足以辦此濤曰筱石不令懷芝行奈何對曰此其所以必有天津之行也將

告以大局權其輕重緩急懷之此行僅以安眾耳眾心安則他將至而懷之返矣僅此旬日之間奚為不可濤曰假而紹曾不受代則如之何對曰灤軍一鎮半在永平即如紹曾之說萬眾一心亦僅五千而已紹曾果以眾叛入犯京師必觸外人之忌吾據庚子之約令鐵路勿載其兵彼雖疾行七日之內不能至吾眾能戰者禁衛軍萬人毅軍萬人京旗第一鎮亦萬人以六敵一以逸待勞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濤曰誘紹曾而殺之可乎對曰以計誘敵胡為不可苟不欲刑之於市要於豐台而殺之一也濤曰雖然不可以專乃相與至東海宅告

之東海口亦稱美而唯唯否否氣不復振於是決意取
朝旨以行次日遂有宣布信誓十九條之諭聞項城在
彰德奉命為欽差大臣猶遷延不行於移師征餉之權
要索未已也及見十大條之諭曰彼自棄之於人乎何
尤遂馳至軍

八旗勁旅為朝廷宣力者二百餘年光緒以後氣數已
盡雖欲振作其何能興髮捻之役有塔忠武多忠武最
有名於一時等而下之勝克齋亦頗能戰皆旗人為將
然所將非盡旗營也醇王抽練旗營一日而黜三都統
烏拉喜崇阿明魁特而慶阿可謂嚴矣而不聞成軍榮

文忠武衛五軍惟中軍為旗籍庚子之役匪惟不戰抑且四出劫奪西兵入城全師皆潰濤貝勒統禁衛軍平時養之如驕子恃之若長城及攝政王退歸藩邸貝勒請罷軍統職掾屬皆勸其保有區區兵權以為牽制之計貝勒不允問其故不答固問則曰吾婦泣於余前不欲與於兵事魏桓範曰汝兄弟犢耳古今一轍

唐才常之役實挾士官學生吳祿貞輩以俱來康梁以改革政治宣於眾誑之回國見張文襄說使從已不然則以兵諫眾說而從行及至武昌乃知捐軀以當鋒鏑本已不欲故事一洩而全適祿貞謂人曰吾奔至皖和

悅州過江之大通始得附輪而下見偵探二人隨已有
追捕之狀當時即欲投江泗水逸在刻不容緩之際汽
笛一聲微聞二人私語曰殆不在斯下舟去至滬亦既
上日本郵船矣與友偕至浴室一人似偵探隨而同浴
先罷故觸其衣落地內中信件紛出唐才常函在焉友
急掇起嗔曰銀票何得疏忽此人既行余微歎謂友曰
險哉出門車俟於門倏見此人攀轅詢來歷急馳而免
是時吾國何得有許多偵探莫非祿貞驚疑所致然可
見其狼狽情狀祿貞至日本文襄不欲醜播之外學費
續寄不絕未幾距畢業期近學生監督日本人福島書

詢文襄曰祿貞練習成材棄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將留
歸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殺害文襄許諾福島親送
祿貞至鄂文襄以簽押房後一室居之累月察其無異
志乃遣至軍洎北洋六鎮成立設練兵處慶邸與項城
領之鐵良主政忌項城權重欲兼用鄂中將士以持其
平良弼薦祿貞請以闔家作保慶邸從之祿貞因而驟
貴官至統制仍不改其初態武漢變作躍躍欲動為人
所刺死新軍中咸疑項城為之理或然與

打箭爐本四川總督轄境高宗以隸西藏時藏為我屬
駐藏大臣威勢之下猶之乎由此省而改歸彼省無所

謂予奪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侶官職黜陟之柄操之在我歷任駐使賣官鬻爵漸失天家體制琦善納賄並其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駐藏大臣備位而已光緒初松澗任滿回京見恭邸笑問曰藏了頭風味何如對曰別有風味時岐子惠將軍在坐聞之傳為笑柄於此可見當時西域都護公然漁色不以為諱先文莊督川之日值瞻對為亂事平仍以歸藏不知者以為姑息文莊曰今欲安邊禦侮在於規復舊制何須收回區區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瞻也邊吏頗欲以此邀功言改土歸流之利者甚衆終不聽及定興繼位用張

濟策一試而敗藏人羈縻未叛者又數載趙次山季和
兩制軍昆仲相繼督川始行開疆拓土政策實逼達賴
喇嘛出走遂盡取巴塘裏塘各土司之地分設州縣立
西康行省中國於是乎失西藏未幾川亂季和制軍殉
難藏人乘間內侵邊境因而多故矣制軍之父文穎知
陽穀縣事遭粵匪之亂被七創死兩世忠節人多稱之
制軍喪歸哀輓甚衆中有一聯云繼陽穀公慷慨捐軀
取義成仁世猶有亂臣賊子意識其兄次山制軍嵩山
四友也

蘇撫程雪樓中丞初以直隸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聞

有署吾邑廬江縣之說已而不果中丞故與旗籍人有
舊因之吉林大為將軍長順所賞識疏舉其材於朝是
時日俄戰正酣中丞與將軍達桂周旋兩大之間頗負
特望長順卒達桂繼為吉林將軍中丞洵升道員署黑
龍江將軍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改官制自將軍以下
皆免官中丞內有繫援外隆令譽值新設黑龍江巡撫
段芝貴因楊翠喜案罷歸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撫
調江蘇巡撫由邊省而移腹地身名俱奉東三省改官
制之後所僅見者也貽罵人將軍吉林人始與中丞為
摯友京朝之事頗恃為重久而益得兩家子弟男婦相

好無尤朋友義重親如家庭骨肉本為八旗舊家之風
及將軍以貪墨參案敗中丞之子與貽穀之子俱隨使
節在俄京聖彼得堡中丞子婦忽手刃將軍之子兩人
之誼遽絕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補道員應德
閱署理江蘇布政使為言路所訐奉嚴旨申斥疑將軍
之黨為害內不自安頗有去位之意 推江蘇都督

項城建民國授南京留守未幾退隱諸公子常往來吉
林與其他旗籍故人縞紵聯歡如故益見北人之交堅
若金鐵至國變而不渝也

馮星巖中丞以光緒癸未成進士入翰林二十年始外

放道府遷安徽寧池太廣道不三年游升江西巡撫
項城之力也武昌變作南昌新軍學識遠出鄂省之下

即起擁中丞為都督中丞託詞讓賢

適中馬毓寶意得辭職歸里已登舟矣毓寶送至江岸
拱手話別中丞謝曰後會有期毓寶誤會以為江湖隱
語謂他日報復如孟明之三年拜賜也忽憶中丞與項
城兒女姻親而兼鄉誼當日 不敵北兵節制

之師畏之如虎惟恐中丞縱去能為後患復挾之反令
作書致項城招使來降中丞不允則軟禁之於一室不
令親友省視中丞知不免自承素有嗜好日吸鴉片數

次毓寶許之而微疑其有他命監者給之而但如其量
止毋得多予居數日中丞給監者曰汝日出購區區之
物不以為煩乎吾與汝金為我買供三日之用監者喜
得沾潤為致如數中丞乘間服之而死中丞在任江杏
生侍御曾劾其溺職亦以項城之故而波及嗣竟以死
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矣

遜位之先項城授內閣總理大臣楊杏城侍郎授郵傳
部大臣侍郎從唐少川尚書南下與國民黨議和梁燕
孫京卿派署郵傳部大臣署中相見談及鐵路交通之
便京卿問侍郎曰子知鐵路兼水陸交通之利乎曰未

也京卿曰項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則畏有後禍欲不往而不能兩難之際余時為鐵路局長獻計曰為公備機車坐車行李車各一輛置於公寓處相近日夜使勿斷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於公則立以告是雖往而緩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猶之未往也至公之屬下自幕府以至駟從皆取給於各路朝夕相從則在野與在朝何異焉項城於侍郎為舊交其於京卿之新交則甫見於此

項城於楊氏昆仲皆善及戊申放歸往津被拒自是與楊氏不愜制軍身故以津浦幾興大獄幸邀寬典而奪

宮銜則張馨庵都轉受命項城為之也侍郎如在閭室
不知天日輒為呼寃可謂昧於事情矣中興以後各省
疆臣率效倣曾文正規模不使其屬下接近子弟故後
門生部曲多念舊恩而無從生惡感項城為督撫資淺
不知先輩典型長嗣芸臺左參於乃翁故吏無論文武
兩途少所滿意文員中惟趙秉鈞沈雲需武將中惟王
士珍雷震春差為許可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於楊氏昆
仲尤多貶辭項城在樞府時左參屢謂人曰如有語於
家翁者告雨人勿告杏城鼎革後將召侍郎入為秘書
總長左參在德電致其父力言不可首云勿須秘書譯

而電稿仍入案冊梁燕孫播而揚之侍郎不安堅辭不就其後項城亦知內部不協洪憲改元仿前朝之制儲君之名密藏於篋間為第五公子云

張少軒軍門少從許仙屏中丞為末弁性放曠不受羈勒好博屢喪貲而蝕公款中丞將懲處之夫人稱其能縱之去至廣西投蘇軍走奉天隸毅軍殊碌碌無所短長既而隨項城練兵小站充管帶項城開府直隸所部益張軍門得統帶巡防營駐直豫交界鑿輿東返扈從至京留充宿衛授建昌鎮總兵擢雲南提督移甘肅皆不履任一時恩眷無與倫比始而宮門內外既而聖駕

左右莫非張部會項城入都覲見蒙恩賞戲見張部兵
甲鮮明盈階上下駭然曰如其有變將若之何與樞府
謀從之外鎮值日俄戰後東省徧地皆匪乃調充奉天
行營翼長節制三省防軍雖尊榮備至不免有名無實
矣

東三省為鬪匪出入之區軍門至任迄無以過橫行之
勢京朝官多疑其通匪然事無確證莫以讞其罪也歷
任將軍總督咸優容之暨錫青弼制軍開府遼東素耳
其名欲視其人以察其臧否值軍門在京詢知來意不
善日游於外以避之使不獲晤制軍不得已一日凌晨

突往見之出謂人曰吾入少軒庭陳設古玩皆裝潢置
篋中如入古肆歎曰美哉室也少軒曰兩宮所賚也吾
曰然則賜第也歟哉少軒曰臣受欽賞年來積至數百
且盈千件上知臣貧輒予白銀曾一次多至萬五千合
計數幾六萬儘茲屋中所有不過如是而已非皇恩之
厚寧得享此以終耶余聞斯言遂無奈何也及履任總
督提督按諸大清典籍品級相等軍門於前任東海制
軍甘居屬下至是則分庭抗禮問之則曰菊帥吾舊長
官也而何比於是卒不相下雖名掛彈章終不為屈
軍門姓好揮霍平時黃金散盡曾不少惜及至窘時頗

受經濟束縛之苦宿衛數載每至年終輒向項城求乞
一歲項城拒不見既而以銀帖二千予楊杏城侍郎曰
子歸少軒必俟乎爾幸舉此畀之勿溷乃公為也項城
惡軍門然畏其聲氣通於宮禁故寬假之已而果然小
德張未得意時軍門知其有寵於皇后輒先納交甚篤
且與聯宗張母有私蓄軍門常貸以濟急通家之好不
啻馬隆裕尊為皇太后小德張為總管聲勢煊赫軍門
因緣而為顯要洵濤初起猶介以自結於太后下此者
勿論已軍門既儕於朝貴之列求遂所欲值姜翰卿統
制有痾首疾偶行數武常暈眩不已必席地坐片刻乃

復每入內庭途中輒三四息大有衰態軍門乘機欲奪
毅軍而代之將樞臣陸部無可無不可既有成議統制
知之往見慶邸求退遣散其眾曰此軍自宋馬以來至
於今事三主矣其父兄斷脰決腹於疆場之上今之存
者皆鋒鏑之餘也忍激之為變而盡芟夷之乎且泣時
當道諸公相忍為國懼不敢發軍門曾在毅軍軍中亦
有為之助者慙慙其前進毋為氣餒以此相持不決者
累月適程從周軍門逝世乃以程平齋繼任長江水師
提督使軍門統江防軍駐浦口軍門雖不悅於出京然
賦閑已久驟得此事欣然就任而去異日革命軍起朝

旨北洋陸軍盡隸項城麾下時北軍之能為異同者惟
毅軍項城入覲及返私舍賓客盈門皆辭焉只見姜統
制一人而與之謀假使斯時毅軍統領為少軒軍門則
前敵諸將領雖合詞籲請共和猶有後路可退有清皇
室不至處於絕路也

蔓延至江南所在新

軍響應防之更甚於 倚以備緩急者惟江防軍是賴
軍門簡江南提督帥師駐甯更遣二營至皖以壯氣勢
卒只五千又分一千以去兵力單弱之甚江南第九鎮
變江防軍擊走之未幾蘇浙滬鎮淮浦敵眾大至軍門
堅守不出上海教會遣使說之罷兵軍門曰我江南提

軍非盡復吾土不止初江防軍全部南渡軍門誓死矢
忠報國部將張文生諫曰無益也苟死而仍無濟曷若
姑留吾身以有待焉願守浦口為歸路軍門許之事亟
文生具舟濟師北遁全軍而返自是軍門於文生言聽
計從與白寶山並倚如左右手

癸丑南北爭戰軍門奉項城命與馮國璋分途南下夾
攻金陵國璋由津浦鐵路軍門由運河勢如破竹先入
城欲得其地項城不予以國璋為南京都督改江防軍
曰定武軍移駐徐州初毅軍制度名位高下與兵權多
寡各不相涉惟視乎帥意而已喜而與之兵數立增惡

而奪之兵數立減馬忠武曰吾嘗拂宋忠勤意不數日
間以吾部悉分隸他將所餘百人耳毅軍成於豫中防
檢之日當時染寔軍之習容納游勇有額則補為正軍
平時僅給食而已臨戰趨以應敵勝則銳師繼之不勝
則整師以乘敵懈寔軍常資以集事軍門在徐沿襲舊
法整軍經武眾至五萬虎踞津浦中心為海內重望各
省使者麇集麾下事無鉅細咸就取決名為徐州會議
項城去位黃陂繼之北洋諸將帥不滿於其所為咸有
別圖於是思舊之人心為之一動羣趨於軍門為恢復
計適黃陂免倪嗣冲職以軍門兼代眾怒愈張而於

益利軍門乘機善導倡言復辟各省之使者咸電詢於其府主欣然從命成立密約會黃陂招軍門至都調停各省紛局文生寶山懼於祿位之危悉持勿去幕中文士睠懷故主視事過輕幾如反手之易軍門未有設備携衛軍千人乘津浦車北上及津淮南鹽運使劉某軍門之心腹而所識拔以至今職者也力阻撓之且為之謀曰不如任擇一人為閣老姑留令政府為吾用從之既而授官施令悉乖所欲軍門毅然奮起扶幼帝復位以軍機大臣兼直隸總督宰相而領節度使周召方伯之任也軍門平時誓詞復江南提督原任言行殊不相

符各省使者簽名於密約者無不食言而肥兵事乃作軍門以衛軍一營支持數日而敗軍門遁入荷蘭使館乘隙至津於是乎終身焉

軍門統軍之衆各省無出其右身沒之後遺產無多雖因經商不善之故多所虧蝕然為數較少比之同時之領軍者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真不可相提並論矣忠於故主視富貴如敝屣至死不渝初志後之作者亦將有感於斯人

軍門初至金陵游秦淮河春揚妓小毛子納之為妾距革命未久小毛子以目盲失寵遣去揚州妓女多住鄉

間亂中投奔親族道出淮上扼於兵從者呼曰張軍門之夫人也時軍門守金陵不下適為衆矢之的淮上軍得此竒貨欲挾以為質迫軍門獻城出降上海報館更造出一種謠言謂軍門本無鬪志以失小毛子老羞成怒忿而出於一戰無識之徒轟然和之衆口一辭遂有以吳三桂之圓圓為比例言清得天下失天下恰有一被掠婦人為之渲染生色嗣知為棄妾謠風乃息

復辟之役康有為簡弼德院長當時創舉用人不拘資格於有為舊職未之計及也有為奉詔謝恩以一品服色往見者知其未脫草野之氣莫不匿笑當道不得已

賜以頭品秩有為奔走經年他無所得僅頂帶榮身而已時敵軍露布曰將帥則烏雲瘴氣幾榻煙霞謀臣則巧語花言一羣鸚鵡出於梁啟超手不為有為稍留餘地無論知與不知皆哂焉有為仕清終未改節暮年耽於古刻游陝西至某大廟買得宋刊經典以歸運經汴洛道中為土人所覺詆為攘奪而追取之其中什一已携至滬有為故後有好事者影印陝中宋藏其所缺者猶假諸有為之家始成完璧云



